

把 Man 第一招 死纏爛打

當門打開的瞬間，黑暗的角落閃動著耀眼光芒。

他，只看得見他。

那一瞬間，他的心，被他徹底占領。

from this moment life has begun, from this moment you are the one.....

「……想唱歌，請滾出我的辦公室。」

「欸，我不小心唱出聲了嗎？」

黃宥楷萬分燦爛的笑容，彷彿陽光般可以融解任何冰霜，可以驅散寒冬，可以讓春天降臨，讓百花盛開，尤其是那雙桃花電眼，持續朝標的物發射數十萬伏特的電流……可惜，眼前的男人就是不買他的帳。

男人有些無力地閉了閉眼，就連公事專用客套笑意都省下，淡聲問：「黃先生今天來有事嗎？」

「我想請你幫我重新設計我的廚房。」

男人撇了撇嘴。「不好意思，我手上的案子已經排到明年初，麻煩你明年再說。」上一次是說他的臥房，上上一次是說他的客廳……藉口簡直是了無新意又沒完沒了。「不好意思，讓你白走一趟。」

「不會，我還有事想跟你談。」

男人二話不說轉頭看向身旁憋笑的下屬，指著他身後的架子，「紹恩，那份資料拿給我。」不談公事，那就是談私事，對他而言，就是沒事，可以直接把對方當成空氣。

「喔。」

「還有，昨天辜先生給的估價單一併也給我。」

「好。」

一間約莫十坪大的辦公室，除了黃宥楷以外的兩個男人看起來十分忙碌。

但黃宥楷倒也不以為忤，很自然地往辦公桌前的沙發坐下，沒人替他準備飲料，他在路上買了幾杯咖啡，從紙袋裡拿出一杯先享用，然後很怡然自得地欣賞起這間辦公室。

這間辦公室不管看過幾次，他依舊讚嘆。

十坪大的空間，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但辦公室的主人從事空間設計，所以裝潢也別出心裁，兩大面牆皆是嵌牆式的多用途架櫃，黃梨木的架櫃搭上黃頁岩地板，十足的暖色調，配上金屬冰藍色的鋼製辦公桌和內斂深藍色的沙發套組，卻是一點都不突兀。

落地窗採光極好，窗外是一整片的綠蔭，適時地遮掩光線，讓整個空間呈現溫暖又俐落的氛圍和線條，空間利用得當，不會給人任何的壓迫感。

真不虧是這幾年連續在海內外拿下空間設計大獎的首席空間設計師，他忍不住要誇自己眼光真好。

方才開門的瞬間，光亮洗滌了黑暗，愛情就降落在他面前……

「欸！」

聽到那百般強忍卻忍遏不住的笑聲，黃宥楷極為優雅地回頭望去，只見被喚作紹恩的男人一臉扭曲忍笑忍得好痛苦。

呵，就連他身邊的人看起來都是可愛萬分呢，不過還是比不上他最愛的人兒。瞧，瀏海斜落遮掩不了那雙深邃的黑眸，陰鬱又惹人憐愛，而那渾身生人勿近的氣息，讓他迫不及待想疼惜他，吻上那看似略薄實則柔軟的唇，將他抱到床上好好的……

「老大，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！」吳紹恩高喊一聲之後，忘情地拍著沙發背伴隨聲狂笑。

被喚為老大的男人魅眸眯起，瞪向黃宥楷。「黃先生，請你閉嘴！」

「欸，我不小心說出來了嗎？」黃宥楷笑了笑。「說出來也沒關係，那都是我的真心話。」

男人用力地閉了閉眼，瞪向狂笑不止的吳紹恩。「紹恩，郭先生那個案子我說了要換法拉石，你到底打電話去訂了沒？」

「呃……」他還沒笑夠捏，一天三大笑有益健康的說。

跟在老大身邊太久了，久到老大一個眼神，他就知道老大想幹什麼，或者是要他幹什麼。

換句話說，老大現在要他立刻離開現場。

為啥咧？因為老大打算徹底裝忙，徹底忽視這枚少見的花癡男。之前幾次老大都是這樣打發他的，成效一直還不錯。

只是就不知道這花癡男到底在想什麼，長得人模人樣的，認真的說，那一身西裝革履，怎麼看都十足像個精英，怎麼說起話來卻像個搞笑藝人，最好笑的是一——聽說他要把他家老大。

可他家老大是誰呀？他可是新銳空間設計師柳成蔭，還是成冠建設集團小開，想投懷送抱的女人多到都可以繞臺灣一圈了，誰要男人呀？

唉，真是可憐的花癡男，撞錯門找錯人了，可憐。

「去！」

「喔。」吳紹恩一臉惋惜，拖著牛步。

「要是走不動，也許我可以幫一點小忙。」柳成蔭寒著臉。

「不用不用，我馬上就走。」吳紹恩立刻一溜煙地跑向門口，他可不想被踹個狗吃屎。

「等等，幾杯咖啡，拿去讓大夥一起品嚐。」黃宥楷快一步地將紙袋塞到吳紹恩手上。

吳紹恩拍拍他的肩，是無聲的感謝，因為每回他帶來的飲料總是極品，味道絕對不是那種三合一咖啡能比擬的。

待吳紹恩像一陣風般地離開後，黃宥楷拿著預先替他留下的咖啡，走到辦公桌邊，看著正埋首畫設計圖的他。那專注的神情，銳利的眼眸，頸項側邊性感的線條，棉外搭一件格子襯衫，潮男打扮，讓他總是嚴肅的臉龐顯得年輕許多。

但，不管是什麼穿搭，不管是哪種神情，全都是他最愛的他。

在兩人初遇的瞬間，他知道，這就是命運。

「命運個屁！」柳成蔭一拍桌面，已經受不了他動不動就把內心 OS 說出口。

可是一應聲，他立刻就知道自己著了對方的道。

他就是故意無視黃宥楷，好讓他自覺難堪離開，可偏偏這傢伙毫無羞恥心可言，硬是用這種方式逼得他開口。

「成蔭，別害羞，這真的是命運。」他的直覺極準，從沒錯過。

柳成蔭火大的把筆一丟，抬眼瞪他。「我說過了，想把男人到其他地方去，現在請你馬上離開！」看在他是聿皇的好友分上，所以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故意淡漠疏離要讓他知難而退，可這傢伙神經大概就跟柱子一樣粗，非得逼他把話說白。黃宥楷怔怔地注視他，好半晌撫了撫胸口，順便翻出手機，像是在備忘錄裡記下什麼，而後笑得一臉陶醉。

「太帥了，我可以和你拍一張照嗎？或者是讓我幫你拍張照？」

柳成蔭閉上眼，隱隱約約聽見理智線快要斷裂的聲響，下一秒卻聽見快門按下的聲響，隨即惱火地張開眼。

「多謝。」黃宥楷笑眯眼。

柳成蔭深吸口氣，覺得自己快要吸氣過量而昏倒，但不行，他必須撐住，對黃宥楷徹底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聚精會神地專注在工作上。

黃宥楷是個瘋子，徹頭徹尾是個聽不懂人話的外星瘋子。

早知道會被瘋子纏上，那一天他絕對不會去探好友樓聿皇的病，讓自己有機會倒楣地遇見他。

更可惡的是，樓聿皇竟為了勾搭黃宥楷的下屬，把他的底細全都透露給黃宥楷，光是這幾個月來，他造訪他工作室的次數已經算都算不清，還不包括碰巧有幾次他去現場，剛好避開他。

越想心裡的火越蹭蹭的往上冒，這時一道陰影掩上他桌面的設計圖，教他不耐抬眼，逐客令都未下達，黃宥楷竟搶先開口。

「我很開心你為了和我獨處，特地把那孩子趕出辦公室。」

「黃先生，你看不出來我很忙？」這傢伙的腦袋到底是什麼構造？

他不是裝忙，是真的很忙，他眼睛是看不見嗎？識相點就該自動滾出他的辦公室，省得他趕人。

「所以再忙，也要和我喝一杯咖啡？」黃宥楷理所當然地遞出咖啡。「我偏好黑咖啡，這是阿拉比卡的重烘焙咖啡，帶點微酸微澀，就像是一段戀情的開端，每嘗一口，就讓人更加著迷而不可自拔。」

柳成蔭聽完，臉色徹底鐵青，滑著辦公椅退後了點，神色冷鷺得只要有長眼的人都知道，該是時候離開。

遺憾的是，黃宥楷雖有長眼，但是他的眼完全是拿來欣賞柳成蔭各種表情的，就算是冷到冰點，殺氣滿盈，他也覺得……好帥。

「我能請教你的臉皮是用什麼做的？大理石嗎？我在趕人，你看不出來嗎？我非常討厭你，非常，可以請你現在立刻離開我的辦公室嗎」他再也忍受不了地下

逐客令。

對於聽不懂人話的傢伙，他實在沒必要一再忍讓，早該轟出去，一了百了。

黃宥楷聞言，笑了笑：「所以說，你真是個溫柔的男人，既然這麼討厭，還能容忍我這麼久，表示我真的沒喜歡錯人。」

他的外表是徹底的冷色系，可是他的內心是完全的暖色系，就跟這辦公室的設計色彩一樣，突兀又相融。

柳成蔭真的無法理解，為何他說得這麼狠了，他還能一笑置之，甚至還自有一套解釋……真的是夠了！

「黃先生，容我再次告訴你，我不喜歡男人！」柳成蔭咬牙道。

「我知道，你說過了。」第一次登門拜訪時，他就說過了。

心上人說的每句話，他都如寶貝般熟記著，怎會忘？

「既然你知道——」

「你過去不喜歡，現在不喜歡，不代表未來不會喜歡，人有無限可能，別太早把話說死，免得徒留遺憾。」

柳成蔭閉上眼，揉著發痛的額角。

這該死的男人……能夠在幾年之內從小業務躍升為業務經理，果然是個狠角色，一張嘴能把死的都說成活的。

「頭疼嗎？應該按這裡。」

柳成蔭一把撥開碰觸他後頸的手，惱火瞪著不知何時走到身後的黃宥楷。「黃先生，我非常討厭旁人未經我的允許碰觸我。」

「真的很抱歉，下次我會注意先徵求你的同意。」黃宥楷態度柔軟，笑容不變，很清楚點到為止的原則，只是稍稍扼腕自己動作太慢，畢竟那頸項線條……該死的誘人。

柳成蔭有股翻桌的衝動，一口白牙都快咬碎。「黃先生，請你停止你的騷擾行為，我已經有女朋友了。」

「……真的？」黃宥楷愣了下。

怪了，聿皇給的資料上，明明載明他是單身的啊。

「難不成我還得帶出來讓你驗明正身？你哪位？我跟你就連朋友都談不上。」撕破臉也好，省得他老是癡心妄想。「死纏爛打也要有點限度，你想貼上來，得先問我要不要。」

面對柳成蔭連珠炮似的傷害言語，黃宥楷心底微微抽痛。

「……抱歉。」

柳成蔭皺緊濃眉，把注意力擺回設計圖上，以為他會自動走人，豈料他還未走，門倒是先打開了。

「老大，郭老爹說宏伸那個案子，現場有點狀況，希望你能去一趟。」說話的人是這間工作室裡唯一的女性設計師喻可柔，長相甜美可人，是袖珍型的美人兒，就連聲音也跟棉花糖一樣軟綿綿的。

「是喔。」這下柳成蔭的眉頭真是攏出一座小山。將桌面隨手收拾了下，餘光瞥

見還站在辦公桌前的黃宥楷，像是想到什麼，朝喻可柔招了招手。

「老大？」喻可柔不解的走向他。

就在她靠近的瞬間，柳成蔭一把將她摟進懷裡。

喻可柔嚇了一跳，但隨即揚笑拍拍他的肩。「怎麼了？」她問得很柔很柔，語氣中有著不難發現的寵溺。

用寵溺這字眼有點怪，可是聽在黃宥楷耳裡，就是寵溺。

看來……柳成蔭似乎沒騙他呀，那麼騙他的是樓聿皇嘍？

那個混蛋，竟給他假情報！還說什麼柳成蔭是同道中人……該死！拿假情報換他下屬的真情報，看他怎麼整他。

「沒事，待會妳陪我去現場吧。」柳成蔭覺得擁抱得夠久，趕忙放開她，這應該夠讓某人自己解釋，而且表姊安撫的舉措讓他好糗，很怕她真的把他當小孩子哄。兩個小孩的媽，很容易把所有年紀比她小的男人都當成孩子。

「好啊，可是黃先生……」喻可柔看向黃宥楷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也有事，先走一步。」黃宥楷噙著無懈可擊的笑，傾身在柳成蔭耳旁，低聲道：「這段時間造成你的困擾，很抱歉，往後不會了。」隨即走向門口。

柳成蔭微揚眉，沒想到他竟也有這般正經的時候。

只是，就不知道他說的能不能信。

「黃先生剛才的話是表示要放棄追求你了嗎？為什麼？」喻可柔聲音軟綿綿地問。

柳成蔭一把摀住她的嘴，就怕黃宥楷走得不夠遠，當場露餡。

「還什麼為什麼？我被一個大男人追求，難道妳還要替那傢伙搖旗加油嗎？」

「你不是喜歡男人？我覺得黃先生的條件……」

柳成蔭嘴角抽了抽，低吼，「閉嘴，妳給我待在作業室裡待命！」

「喂，你不是很累要讓我惜惜，還要我陪你……」他小的時候要是很累很累，都嘛是這樣跟她撒嬌的。

「閉嘴！」還惜惜咧！

喻可柔啞了聲。「沒良心，把人家利用完了就丟到一邊。」

黃宥楷果真是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

打從那日之後就不曾再騷擾他，不曾出現在他的視野之中。

斷得毫不拖泥帶水，乾淨俐落，他一方面落得輕鬆，但一方面也對黃宥楷滿口愛戀嗤之以鼻。

顯而易見的，黃宥楷能如此乾脆放棄，純粹是因為想玩玩而已，可惜他這個人外貌與內在有差距，對遊戲人間一點興趣都沒有。

好比眼前，他對四面八方所投注來的熱切視線，徹底無感。

「成蔭。」

踏進宴會大廳，就聽見有人喚著自己，他循聲望去，深邃的黑眸微微眯起。「真

巧，有筆帳要跟你算。」

「咱們之間的帳不是早就算清了？」樓聿皇倚在英式陽臺欄杆邊，搖晃寬口杯裡琥珀色的威士忌，朝他舉了下，隨即一口飲盡。

前陣子為了心上人，請成蔭稍稍幫了點忙，所以他付出體力……當木工抵債，要是沒記錯，他應該是將木工時數都還清了才是。

樓聿皇和柳成蔭兩人因為雙方父親當年同為黑道盟友，所以交情親如兄弟，如今父執輩已經漂白經營正經生意多年，商場上大多數人早就遺忘了兩家的黑道背景，但是在黑道之間，兩家猶有些許勢力。

就好比柳家，儘管經營建築事業，當初跟在身邊的手下，全都成了一票努力幹活的幹部，但脾氣依舊改不了，只要一有人犯到自家頭上或者不給柳家面子，不需招兵買馬，只需揭竿，就有人跟著起義。

所以，儘管柳成蔭早已是個獨立的空間設計師，但是手底下一票哥兒們，依舊尊他是精神領袖。

而樓聿皇除了經營採會員制的特色夜店和俱樂部，在美國還有家賭場，基於兄弟情誼且柳成蔭也真有本事，空間設計全都是交由柳成蔭設計。

「黃宥楷那一筆呢？」柳成蔭皮笑肉不笑地問，順手接過侍者端來的香檳。

「那不關我的事。」樓聿皇雙手一攤，笑得可邪氣了。「是你自個兒招搖，讓人對你一見鍾情，是說你什麼時候轉性愛女人了，怎麼沒通知我一聲？」

「我要不要連什麼時候跟什麼人滾床都要跟你報備？」柳成蔭嘴角抽動著。那個大嘴巴的男人，話還真是不少。

「那就不用了，我沒興趣，不過，你真的看不上宥楷？」

「我對那種死纏爛打，完全不會看臉色的男人非常反感。」除去這點，他不得不承認，黃宥楷是個外貌非常出色的男人，再加上他笑容燦爛，態度和氣，會對他生出厭惡的人，應該不多。

樓聿皇揚了揚眉。「是說，就算你要甩開他，也不該拿那種爛理由，害我被宥楷臭罵了一頓，硬是被他掙走了幾張優待券。」

「關我什麼事。」出賣他的底細，難不成他還要感謝他？

「算了，反正宥楷也是 M BAR 的會員，哪天你們要是在那裡撞見了，你自個兒看著辦。」

他經營的 M BAR，是提供同性向的男人遊樂的場所，很不湊巧的是成蔭和宥楷皆是會員。

「放心，我有一陣子不會過去。」晃著高腳杯，他淺啜著香檳。「事實上今天要不是我爸硬要我來，我一點都不想來。」

基本上，他連這場宴會的東道主是誰都不知道，可見他有多厭煩涉足這類型的宴會。只因這種宴會通常會給他招來不必要的麻煩，簡直就像是變相的相親宴。

所以，他打算露個臉，跟主人打聲招呼就離開。

「嗯哼……看來柳叔叔是打算插手你的將來，因為今晚是陳家千金生日宴吶。」樓聿皇好心地指引他看向侍者正推出的塔狀蛋糕。「陳家是做觀光業的，跟柳叔

叔應該有交情，剛好人家家裡有女初長成，所以……」

「無聊至極。」

「嫌無聊就快走吧，陳先生看起來像是在找人呢，就不知道是不是在找你這個乘龍快婿。」樓聿皇努著嘴，讓他知道今晚的宴會主人到底是哪一個。

「我今天就回家跟老頭說清楚。」他受夠這種陣仗，不知道已經跟老頭表態過多少次了，可偏偏老人家食古不化，老是偷偷摸摸地替他安排相親，教他煩不勝煩。

「去吧，你要是被趕出家門，我可以收留你。」樓聿皇笑著說風涼話。

「我會的，到時候我還會好好地照顧你的另一半。」樓聿皇的那一半范承陽就是黃宥楷的下屬，當初那小子無端端撞傷樓聿皇，導致樓聿皇住院，他去探病，才剛好遇上黃宥楷那個瘋子。所以，這筆帳有一部分自然是要算在范承陽頭上。

樓聿皇依舊笑著，卻冷了幾分。「你可以試試。」

「我會的。」他柳成蔭不是被嚇大的。敢出賣他，就該有付出代價的覺悟。

柳成蔭飛快地離開宴會，才剛出宴會廳門口，就見黃宥楷和一個男人站在走廊上交談……不，要說是黃宥楷被人纏上，倒還比較像。

只見黃宥楷不著痕跡地避開對方的手，臉上笑意不減地傾聽對方說話，然而對方卻硬是扣住他的手。

柳成蔭微揚起眉。應該說……這是現世報嗎？

就讓他嘗嘗被人纏到底是什麼滋味。

正忖著，黃宥楷卻像是察覺他的視線，驀地抬眼對上他的。柳成蔭怔了下，神色未變，全然當黃宥楷不存在，從他身旁走過。

「柳先生，不好意思，那份保單我想跟你再討論一下。」黃宥楷不疾不徐地道，隨即一臉抱歉地對纏著他的男人笑道：「不好意思，朱董，我們有機會再聊，有時間一定去拜訪你。」

黃宥楷應變極快，話落隨即追上柳成蔭。

柳成蔭徹底把他當成空氣，進了電梯就打算關上電梯門，豈料他動作更快，硬是擠了進來。

「剛才謝謝柳先生了。」黃宥楷笑瞇眼道，好像早已看慣他的臭臉。

柳成蔭充耳不聞，直盯著電梯樓層顯示燈。

黃宥楷倒也不以為忤，只是不再開口，任由尷尬的沉默蔓延，直到電梯突地急速下墜，又狠狠地頓住，電梯內的燈瞬間暗了，緊急照明燈亮了起來。

柳成蔭瞪大眼，不敢相信自己運氣竟背到這種地步！

先是被老頭設計，而後遇到這白目天兵，現在竟還被困在電梯裡。

正忖著，一道陰影閃到面前，他下意識地往後退上一步，卻見黃宥楷按著上頭的緊急通話鈕。

慶幸的是飯店的保全系統還不賴，緊急通話鈕那頭有人應答。

「沒事了，再等個幾分鐘就好。」黃宥楷通話完畢，揚開大大的笑。

柳成蔭真不知道該誇他天生處變不驚，還是後天少根筋，好像發生再大的事，都不能抹去他臉上的笑意半分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不想跟我獨處，但只好請你忍耐了。」黃宥楷說著，臉上依舊是完美得無懈可擊的笑。

「並沒有厭惡到需要忍耐的地步。」基本上，他感覺得到黃宥楷的態度有極大的變化，至少他的乾脆讓他有幾分欣賞。

「真的嗎？如果可以，就算當不了情人，我也想和柳先生當朋友，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柳先生的設計風格。」

是不是表面奉承柳成蔭有自信一眼就看穿。他知道，黃宥楷每每到辦公室找他時，總會花費不少時間欣賞辦公室。

「當朋友沒有什麼不可以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見他一臉喜出望外，柳成蔭撇了撇嘴，莫名地感覺他有些可愛。

「很高興重新認識你，柳先生。」黃宥楷朝他伸出手。

柳成蔭沒有猶豫的握上去，只是不著痕跡地嘆了口氣。「成蔭，不需要叫得這麼生疏。」一旦定位明確之後，他倒是挺識趣的，只是未免也退得太遠了些，和之前死纏爛打的形象差太多了。

「我以為你那麼討厭我，這輩子恐怕都不會想再見到我。」

「沒那麼嚴重。」只要他不要耍白目，當朋友不是問題。

「要是最後可以吻你，我就真的可以完全死心了。」

柳成蔭驀地抬眼，二話不說甩開他的手，適巧電梯門剛好被人打開，他無視外頭保全的詢問，快步離開。

得寸進尺的傢伙！想當他的朋友？下輩子吧！

把 Man 第二招 攻心為上

命運，向來是由天不由人。

柳成蔭面無表情，對眼前笑得無比燦爛的臉徹底無言。

不過才幾天，他又出現在自己面前，身旁還多了名中年男子。

「柳先生，幸會，敝姓何，是 TR 壽險公司總經理，這位是本公司的業務經理黃宥楷。」何東生簡單地替兩人介紹著。

黃宥楷朝他伸出手。「初次見面，您好。」

初次見面？柳成蔭微揚起眉，握上他的手，從善如流地道：「你好。」迅速地放開他的手後，問向何東生，「你好，不知道兩位前來是——」

「是這樣的，這是本公司總部大樓一樓大廳的簡圖，還有這張是……」

柳成蔭見狀，眉頭微皺了下，趁著何東生尚在忙時，睨了黃宥楷一眼，只見黃宥楷始終保持著燦爛但疏離的笑。

眼前是在演哪齣？

柳成蔭耐著性子聽完何東生的解釋，才知道原來 TR 總部大樓的落成，是為了慶祝 TR 壽險成立三十週年，對於大樓門廳非常要求，於是對原本的设计師一再提出修圖要求，連改幾次之後，原本的设计師抽手不幹。

然而眼看三十週年的日子已逼近眼前，要是不趕緊竣工，這就麻煩大了。

一個會再三要求設計師修圖的客戶，實在算不上好客戶，再者他沒興趣接手別人的爛攤子，尤其在他已經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。

「其實公司只是希望盡其可能地讓公司的門廳更開闊一點，可問題是這種巨型羅馬柱會造成視覺上的障礙，所以……」

「貴公司總部大樓樓高二十五層，位在一樓門廳的柱子勢必得要加粗，更何況這也是為了配合貴公司地中海設計的風格。」

何東生聞言，立即明白自己是找對人了。「確實是如此沒錯，公司高層也明白柱子是無法移動甚至是改變，所以打算在中庭部分弄個噴水池，不要太大，別超過三坪，但是希望可以具有風生水起的設計感。」

柳成蔭聽到這裡，總算明白。

說穿了，就是風水嘛。

風水這玩意兒，信者恆信，不信者恆不信，但是許多企業大老闆卻是寧可信其有，照這說法，恐怕是當初設計時沒想到柱子會造成什麼風水問題，所以現在想法子補救。

噴水池嘛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有些設計師不太吃風水這一套，也難怪一再修圖氣跑了設計師。

照這狀況看來，動工時數不會太長，至於設計也不會太麻煩……柳成蔭忖著，不由瞥了黃宥楷一眼，他神色不變，從頭到尾都沒提出任何意見，彷彿置身事外。

「柳設計師，我知道你手上肯定也承接不少案子，但如果時間上允許的話，希望你能夠接下這個案子，算是幫了本公司一個大忙。」何東生見他像在考慮，知道事情並非沒有轉圜餘地。

「有個問題……臺灣設計師這麼多，為什麼會特地找上我？」柳成蔭狀似漫不經心地問著，目光打量著設計圖。

他向來喜歡自己全程設計，不想接別人經手過的。

「當然是因為柳設計師是近年來業界知名的臺灣新銳設計師，高層極喜歡柳設計師的設計，所以才會要我前來接洽。」

「喔？」這個答案讓他有點意外，但也不算太意外。

他以為是黃宥楷提議，可是黃宥楷始終擺出置身事外的態度，讓他覺得與猜想有異。不過黃宥楷其實是可以對他施加壓力的，當然，是間接的。

只要黃宥楷找上聿皇，聿皇會看在欠他一份人情的分上，對自己施加壓力……要是別人說情那就算了，可如果是聿皇，自己多少還是會賣點面子的。

而他，卻放過這麼好的機會？

「宥楷，你也說點話。」

何東生朝黃宥楷使個眼色，企圖借重他的三寸不爛之舌，非要讓柳成蔭接下這案子不可，然而黃宥楷只是保持完美無敵的笑。

「這……也得看柳先生的時間，要是真排不進去，總是不好強人所難。」

這話教柳成蔭揚高了眉，不知道他到底是以退為進，還是真的不打算強人所難……不過，姑且當是後者吧。

「我可以接。」柳成蔭淡道，瞧見黃宥楷向來完美的笑稍稍缺角，應證了他的猜想。

這傢伙確實是沒打算挾人情求回報，但他既然跟著公司總經理一道來，他要是不接下這案子，恐怕對他也不太好吧。

「真是太謝謝你了。」何東生喜出望外地緊握柳成蔭的手。「那麼，我把這些資料留給你，要是有任何問題，你可以和本公司業務經理接洽……宥楷，還不趕緊遞出你的名片？」

「……喔。」事實上，他給他的名片不下十數張，應該不缺吧。

所以，他應該可以不用再給了吧，至少可以少點誤會。

黃宥楷一反常態的舉動教何東生愣了下，正要再開口之際，柳成蔭已經低聲說：

「如果黃經理清楚修建的狀態，那不如讓他先留下來，我有些地方覺得不是很詳細，還有如果要簽約的話，現在可以先簽一份草約。」

黃宥楷這下可是完完全全地愣住。別怪他反應如此愚蠢，實在是他沒想到柳成蔭的態度竟然如此友善……難道他看得出他被帶進他的辦公室也是迫於無奈？

「那真是太好了，合約我有準備，上頭有載明動工時間和完工時間，至於建材和各種備材都由柳先生處理，而金額……」何東生從公事包裡抽出合約，動作飛快地翻開。「這個數目，應該是行情價。」

柳成蔭沒啥興趣地瞥了眼。應該是說高於行情價，看來就算時機不好，壽險業還是挺賺錢的嘛。

「我先留下一份，至於後頭的事，我跟黃經理商量就可以了。」柳成蔭淡笑著說。

「那我就先走一步。」何東生笑容滿面，看向今兒個不太對勁的黃宥楷。「宥楷，說明得詳細一點，但是不要擔誤柳先生的時間。」

之所以特別囑咐，實在是因為黃宥楷不是普通的長舌，跟誰都能攀談。

「知道。」黃宥楷保持完美笑容。

送走何東生之後，黃宥楷搔了搔抓得極有型的頭髮，雙手交握在膝上。「我發誓，這件案子真的不是我牽的線。」

「看得出來。」

「你真的相信？」黃宥楷很意外。

「有什麼不能相信的？」柳成蔭翻看著合約。「如果是你提議的，你根本不需要特地帶你家總經理前來拜訪，只要到聿皇那頭抗議他給的是假消息，硬拗聿皇來開個口，我也只能摸摸鼻子接下。」

「我不會做那種事。」

那沉又緩的口吻讓柳成蔭抬眼。「我知道。」

「公歸公，私歸私，況且我知道你很忙，不想加重你的負擔。」想了下，他不禁問：「你真的趕得及完工時間嗎？」

柳成蔭願意相信他，儘管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讓他的心十分溫暖著。

「……應該可以。」柳成蔭起身走回辦公桌，打開電腦叫出檔案，看著近期幾件案子，確定完工時間是否有撞期。

黃宥楷跟著走到辦公桌後，瞧見他桌上擱著一張設計圖，只是那設計圖——「你連婚禮會場都設計？」會不會太大材小用了？

柳成蔭瞥了眼那設計圖，有些煩躁地抓起桌面的煙盒，抽了一根點上。「一筆人情債。」

「喔？」黃宥楷沒多細想，掏出身上的煙盒，也點上一根。「不過要是能將婚禮會場設計得溫馨甜蜜，所有與會的人都能感染那一刻的幸福。」

「聽來，你對婚禮倒是有獨到的見解。」

「會嗎？婚禮本來就是好事，不管男女，能夠有足夠的緣分成為夫妻，不就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？」黃宥楷說得理所當然。「不過……能夠撐幾年，那就不得而知了，反正在那一刻幸福也就夠了，至少曾經幸福過。」

柳成蔭被他後頭那幾句話逗笑，但也聽出他對幸福的渴望。「可不是嗎？曾經幸福過，總比不曾擁有過的好。」

「那倒是，不過說到婚禮，你和你女朋友什麼時候要定下呢？」

柳成蔭沒好氣地道：「關你什麼事？」沒事把話題轉到他身上做什麼？

「當然關我的事，你趕緊定下，我趕緊死心。」黃宥楷說得理直氣壯。

「我定下，你就會死心？」言下之意，現在還沒死心？

「會。」

「聽起來，你相當有原則。」他以為依黃宥楷的外貌身形，肯定是遊戲人間的玩咖，如今聽來，似乎不是。

「當然，我不碰直男的。」

「……是誰說要吻我的？」

「那是開玩笑，可是我還來不及解釋，你就跑了。」唉，幽默感很欠缺呢。

「是嗎？」他有幾分懷疑。

看他一臉不信，黃宥楷乾脆拉了把椅子坐在他身邊，和他共用一只水晶煙灰缸。

「因為我曾經最愛的男人就是個直男，好笑的是，他後來結婚還是我牽的線，是我推他一把要他趕緊結婚，好讓自己死心。」

「有沒有這麼慘？」

「非常非常的慘。」黃宥楷哈哈笑著。「但，都過去了，人總是得要往前看，再痛也會有恢復平靜的一天，畢竟愛情這種玩意兒，沒有緣分就是沒有緣分，強求的……只是自欺欺人，騙騙別人就算了，要是連自己都騙，那就太可悲了。」

柳成蔭沉默了起來。

「與其強求，我更喜歡看對方得到幸福，至少，有人得到幸福。」

「你還真是灑脫。」

「不是灑脫，而是我知道那不是屬於我的幸福。」黃宥楷捻熄了煙，笑睇他一眼。

「我本來以為會是你，但誤會大了，前陣子造成你的困擾，真的很抱歉。」

「不用抱歉，只要你繼續保持這種正常的模樣，我會把你當成我的朋友。」就當是同病相憐的朋友。

「原來我之前不算正常？」他誇張地倒抽口氣。

「不算。」柳成蔭說得斬釘截鐵。「會把內心 OS 說出來的人，真的不多。」尤其是那種肉麻又肉慾的 OS，他真的是敬謝不敏。

「哈哈，幽默感要拿出來用。」

「那是哪門子的幽默？」他能忍著不動手，已經是使盡全力控制自己了。

「人嘛，總是要開心點過日子。」黃宥楷不甚在意地放聲笑著。

柳成蔭總是抿緊的唇角竟莫名被他的笑聲感染上揚。「我問你，當初你最愛的男人結婚時，你真的很灑脫？」

「……不，我大醉了一場，在他的婚宴後還找人續攤玩到天亮。」

「不怕酒醉後對朋友吐露自己的性向？」

黃宥楷一臉坦蕩。「不好意思，我的朋友，甚至是我的上司同事下屬，全都知道我的性向，我從不隱瞞的，當然無法接受我的人那就是和我緣分薄了點，沒什麼大不了。」

柳成蔭聽著，看他那再真誠不過的眼神，頭一次認真地仔細地打量他，發現他是個非常好看的男人，穿著打扮有品味，再加上那雙黝黑的電眼，怕是男男女女都會自動拜倒在他的西裝褲底下。

他有狂妄的本錢，但是他非常真誠，儘管偶爾有點脫線，但是那是屬於他的幽默感……仔細想想，突然發現這傢伙似乎也沒那麼礙眼了。

「這樣看我……是不是突然發現我很帥？」他說著，換個角度，眯起那雙深邃桃花眼，朝他釋放所有電力。

柳成蔭放聲大笑，大手搭上他的肩。「改天找你喝酒。」原來，他真的是個活寶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對，改天。」就在這場婚禮結束之後，有這活寶在，他應該會釋懷點。

打從那天過後，柳成蔭突然和黃宥楷走得近了。

當然，一方面是因為公事往來，一方面是柳成蔭對黃宥楷稍有改觀。

相處過後，柳成蔭才發覺黃宥楷這個人一旦定位明確，就不會再懷抱綺念，和他相處沒有壓力，而且真正看過他工作的模樣才會發覺，他真的是個精英。

站在 TR 總部大樓的施工現場，柳成蔭計算著天井的高度，抬著頭看著天井的設計。TR 大樓是雙棟共構設計，但是兩棟樓層數不同，天井的位置是在首棟的中央位置，對照底下，剛好是門廳，而他想要利用這點做極致的發揮。

儘管他想動的地點，不管從哪個視角都不會產生盲點，不過，得找黃宥楷確定這位置能不能動，畢竟和合約上所載明的地方有些許偏差。

「宥……」抬眼喚著，卻見對方正與人在討論事情，教他硬生生地打住。

這棟大樓大致上已經完工，只剩下內部細節裝潢，所以有些部門員工已經陸續入駐辦公，光是今天一整天就看見黃宥楷來來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回，偶爾駐足，都是和同事商談。

好比眼前，和黃宥楷交談的男人，是黃宥楷的下屬，也是樓隼皇的情人范承陽，看起來似乎遇上些麻煩，范承陽的表情有些凝重，反觀黃宥楷依舊是向來不變，

讓人感覺舒服的笑。

只要看見黃宥楷的笑容就會覺得，天塌下來，就算他頂不住，他也會想辦法找到更高個的人頂。

他是聰明的、世故的、成熟的，只是通通藏在他的笑容裡，不懂他的，只會看到他的笑臉，懂他之後，會發現他看似脫線，卻把一切都不動聲色地看在眼裡。

有些事，他不是不知道，只是假裝沒看到。

柳成蔭看著，就見黃宥楷用力地揉著范承陽的頭，再順手拍了下他的屁股。

「……這傢伙。」柳成蔭不甚認同地啐了聲。

那已經是性騷擾了吧，他要不要跟聿皇說一聲？

「老大，要開始動工了嗎？」

柳成蔭回頭，眉頭皺了皺。「須謙，麻煩你下次不要把這傢伙抓在手上，我很怕它會把你壓垮。」

「老大，你可以再誇張一點，」林須謙濃眉大眼，翻白眼時特別生動。「你以為這支電鑽有多重啊？」

「還沒動工，你可以先放下。」柳成蔭往他後頭望去，喊著，「大野，等一下這四個洞你打一下。」

「老大，你也太不相信我的技術了吧！」林須謙不滿地哇哇叫著。

「鑽木都能鑽到木板破裂，要是把這大理石地交給你，等一下裂開，我還沒賺得先賠上一筆。」柳成蔭毫不客氣地吐槽。「不要因為你，害大夥年終少領，好嗎？」

「老大，一件陳年往事你到底要記多久？」林須謙苦著臉。

「一輩子。」他再認真不過地道。

「老大……」林須謙可憐兮兮地把臉往他肩頭靠。

「你下個月就要當新郎了，給我在旁邊乖乖地見習就好。」柳成蔭探手輕撫著他的髮絲，戀戀不捨，卻又不敢流連，隨即一把將他推開。「好了，不要再撒嬌了。」

「你們感情真好。」

一個裹著笑意的嗓音在身後響起，柳成蔭驀地回頭，不知道黃宥楷何時來到身後，亦不知道他到底看見了多少。

「還好，還比不上你跟你的下屬。」柳成蔭神色未變地道。

黃宥楷微揚起眉。「喔，你說我家小陽，那麼乖的孩子，多疼一點是應該的。」

「摸屁股也算是疼？」

「小陽大學時代參加過棒球社，他說在社團裡拍屁股是鼓勵的意思。」黃宥楷大言不慚地道，「所以，我是在安慰他，不要因為一丁點小事就心情沮喪。」

「喔……原來如此。」柳成蔭雙手環胸看著他。「你一定很後悔大學時代沒參加棒球社。」

「那確實是令人相當扼腕的事。」黃宥楷煞有其事地嘆了口氣。

柳成蔭失笑，隨即想起正事。「對了，我要問你，假設我把原本設定動工的位置往後挪約三十公分，可以嗎？」

「沒問題。」他不假思索地道。

「確定？你要是確定我就要動工了。」

「動工吧。」

柳成蔭點了點頭，在地面上標示幾個點，和一同過來的工程人員解釋了下，隨即開始鋪設保護膜，準備動工。

「晚一點要不要找個地方一起吃午餐？」黃宥楷見他專業地指揮，長臂往他肩上一搭，目光鎖定剛剛和他的互動很教人起疑的林須謙。

「不了，我要跟他們一起留在這裡吃便當。」柳成蔭任他搭肩，雙眼緊盯著工作現場。

「喔，是說，不知道你是太認真還是不放心，非要這樣盯著他們？」小小拒絕根本不痛不癢，更何況他現在對那個男人很有興趣。

「工作現場或多或少會有一點危險性，我如果有在現場，是一定要盯的，畢竟他們每個都是我很重要的同事，幾乎都是一起長大的好哥們。」柳成蔭神色不變地解釋。

他想，黃宥楷不可能心思縝密到憑一點蛛絲馬跡就看穿他的祕密。

「成蔭，我很少聽你一口氣說這麼多話。」黃宥楷低笑道。

「怎麼，話多犯你的忌諱了？」他神色自若。

「不，我沒什麼忌諱，只是……」黃宥楷突地湊近他的耳邊，氣息若有似無地拂過他的耳廓。「有時候，話太多顯得欲蓋彌彰。」

柳成蔭橫眼瞪去，惱他舉動太超過，更惱他竟看出端倪，還沒想到如何應對時，不遠處傳來砰的一聲，他挪回視線，就見林須謙已經倒在地上。

負責鑽地的大野離林須謙最近，他馬上丟下電鑽，一把將林須謙扶起，就見對方滿臉是血，狀似昏厥。

「……須謙！」柳成蔭眼前一片花白，張口卻發不出半點聲音，直到胸腔被擠壓到極限，他才發出近乎哭泣的吼聲，一把將黃宥楷推開，奔到大野身旁，放聲吼著，「快叫救護車，快！」

其餘員工正回頭欲取手機時，黃宥楷揮了揮手，指指貼在耳邊的手機，示意他已經在撥打中。

聯絡後，他走到柳成蔭身旁，審視著冷沉面具一瞬間徹底崩壞的他。

有些時候無聲勝有聲。

呵，他被騙了呢。

醫院急診室裡總是凝滯著一股窒息的沉默和壓抑的呻吟。

柳成蔭領著一票同事心急地想探視林須謙，卻被拒於一層薄簾之外。

「不好意思，你們人太多了，先到外頭好嗎？」護理人員推著護理車過來。

「大野，你們先到外頭。」柳成蔭頭也沒回地道。

「好。」大野立刻帶著其他人先到外頭等候。

護理人員拉開薄簾，柳成蔭緊盯著病床上的林須謙，直到薄簾再次拉上。

一旁的黃宥楷見狀，低聲道：「沒事的，不要緊張。」

「你是醫生嗎？」

「嘎？」

「你說了算？」

黃宥楷笑得無奈，摸摸鼻子道：「我不是醫生，但我覺得你臉色蒼白得比那一位還像傷患。」

柳成蔭閉了閉眼，徐徐抬眼，眼神冷沉懾人。「可以請你安靜嗎？」

黃宥楷舉起雙手，自動投降。

柳成蔭調回視線，望著薄簾，彷彿要穿透薄簾看到後頭的狀況，直到好半晌後，薄簾再次被拉開時。

「請問林須謙的家屬？」護理人員一踏出外頭就問。

「我是他的老闆，請問他的狀況——」柳成蔭沉著聲問。

「醫生已經先在他的額頭上做緊急縫合手術，傷口不深，但是為了安全起見，會先安排他做X光攝影和腦部斷層，所以他必須先在急診室觀察一晚，依檢查結果再決定能否回家。」

「不需要幫他辦住院手續？」

「不好意思，本院目前沒有病房。」

「沒有病房？」

見柳成蔭眸色漸沉，黃宥楷輕扯他一下。「先在急診室觀察一晚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柳成蔭正要再說什麼，見林須謙被從薄簾後頭推了出來。「我可以跟他一起過去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護理人員輕聲道。

柳成蔭連聲招呼都省下，直接把黃宥楷丟到一邊，跟著護理人員離開。

黃宥楷輕嘆口氣，走出急診室外，拿出手機撥號，一會那頭傳來聲響，他隨即揚起笑容道：「邱董事長，我是黃宥楷，真是抱歉，近來業務繁忙一直沒空到你那裡拜訪……邱董事長真是客氣了，其實我今天叨擾你，是想請你幫個忙，讓貴醫院挪出一間病房……」

確定喬到一間病房，他收起手機，就見柳成蔭的員工們正看著自己。「畢竟是敝公司鬧出的工安問題，當然是由敝公司幫忙善後。」一間病房而已，只要有點交情，很容易喬到的，倒是人心哪……再多交情也喬不動啊。

柳成蔭有些狐疑。

原本只做簡單兩樣檢查，但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增加到七八樣，就連斷層掃描和血管攝影都排了進去，等到所有的檢查完畢後，林須謙也已經清醒，被護理人員給送進了……原本說沒有的病房裡。

「老大，有沒有這麼嚴重啊，還住院？」林須謙不敢相信自已竟會有躺病房的機會，渾身不對勁極了。

「是啊，你這顆笨腦袋笨到這種地步，連鑽孔時要退出安全距離都不知道，我等一下問醫生看有沒有什麼辦法把你這顆笨腦袋換掉。」柳成蔭皮笑肉不笑地道。

「老大……」為什麼病房裡只有老大？

來人啊，隨便來個人都好，這時候他不想跟老大獨處。

「以後你不要再給我跟到現場！」柳成蔭突地低吼命令。

林須謙可憐兮兮地閉上嘴，毫無反駁能力。

慶幸的是，在這當頭病房門被人推開——「老大，須謙他……」

柳成蔭指著床位的方向。「他沒事，只是留院觀察一夜而已，亞婷，妳不要擔心。」

「亞婷！」

「須謙，你為什麼不小心一點，嚇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我接到電話時，心臟都快要跳出來了！我們下個月就要結婚了耶……」話到最後，怒罵一變成哇哇大哭。

「對不起，妳不要擔心，我沒事沒事……」

柳成蔭走出病房外，把一方天地讓給這對準新人，而病房外，其他員工都在，他大略地講解了下林須謙的傷勢，得知只是被電鑽鑽起的碎片打破頭，眾人都鬆口氣，先回現場繼續工作。

「老大，你等一下要好好謝謝黃先生，要不是他，須謙那傢伙連間病房都沒有。」臨走前，大野如是道。

柳成蔭微揚眉，看著一直站在角落，噙著笑意的黃宥楷，想起先前對他的惡劣態度，有些煩躁地抓了抓髮。

「宥楷，謝了。」他最終還是走到他面前，低聲說謝。

「不需要客氣，畢竟是在敝公司裡動工，出了問題，出這麼點力，應該的。」

黃宥楷越是寬容，態度越是和善，越是教他心底過不去。

「抱歉，先前對你的態度不太好。」

「小意思，依我遇見過的，有些家屬會衝到簾子後頭，全程監視醫生和護理人員，只要傷患喊一聲疼，直接就動手打人，你……EQ 還算不錯。」黃宥楷將兩造相比，給了他極高的評價。

「我有種被暗諷的感覺。」柳成蔭哼笑了聲。

「想太多了。」黃宥楷笑著，大手搭上他的肩，笑問：「午餐吃不成，現在可以和我一道共進晚餐嗎？」

「不行，現在只有亞婷照顧須謙，要是……」

「放心吧，這裡的伙食很不錯，不用任何人再外出購買，況且我跟醫生確定了第一手資料，他真的只有外傷，保證明天一定能出院。」

「你確定？」

「要是有意外，我去幫你扁那位醫生。」黃宥楷一臉凶狠地道。

柳成蔭被他逗笑，感覺緊繃的神經直到這一刻才鬆懈，突然覺得肚子餓了。「那還用不到你，我工作室裡的人多得很，倒是這附近有沒有上菜比較快的店？我肚子餓了。」

「有，如果你不嫌棄的話，醫院轉角有家麵攤，那汕頭意麵真不是普通好吃。」

「你怎麼那麼熟？」

「唉，你不知道幹我們這行的，陪客戶到醫院是常有的事，每次都在醫院熬到肚

子餓，一離開醫院當然要找最近的店祭五臟廟，所以啊……」

柳成蔭聽著黃宥楷滔滔不絕地說著那家麵店，說十幾款麵他全都嘗過，該死的是他像是個美食家，那遣詞用字害他更餓了。

Crescent